

◆ 家园小景

乡村奇遇记

雷小丽

老家村后有一条弯弯的小河。
我在河边长大，自然见证过河里发生的很多有趣的景象。最神奇的一次经历莫过于五年级的一次奇遇。那天因为值日晚归，我背着书包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。此时的田野，满眼皆是蓬勃的色彩，翠绿的麦苗、金黄的油菜花、紫色的紫云英，交织出一幅绚丽多彩的春日盛景。

两只美丽的蝴蝶停在了油菜花了，我悄悄上前准备去捉，却见它们忽地散开，直接飞到了河对岸，我只好隔河望着它们。我无意中朝河里瞥了一眼，只见河面波光粼粼，竟让我发现了一幕不可思议的景象：只见一条又一条个头差不多大小的赤练蛇浮在水面上，它们沿着河岸整整齐齐排列着，不紧不慢地从东往西游动着。我揉了揉眼睛顺河看去，发现不计其数的赤练蛇首尾相衔，排着笔直的队列逆流而上，鳞片在阳光下泛着独特的光泽。蛇群如一条流动的霞带，装点着整条河逶迤而去。

我几乎要踮起脚尖来数，这列沉默的队伍究竟有多长？上游的蛇头已看不见，下游的蛇尾还在源源不断地游走。它们保持着精确的间距，像被无形丝线牵引的木偶，我数来数去也没数清楚，反正肉眼所见，河有多长，蛇队就有多长。此刻，我除了震惊却并没有感到害怕，反觉无比激动和好奇。好奇为什么有这么多条小蛇，能像小学生一样那么有序地排着队游在河里，而且前蛇的尾巴紧挨着后蛇的脑袋，间隙很小。它们就这样一条挨着一条慢悠悠地游着，它们排队究竟要游到什么地方去？去干什么事？带着疑问，我再也顾不上欣赏身边的美景和追逐蝴蝶了。我的眼光就一直紧随着河里的赤练蛇，恍惚间觉得自己也成了队列中的一员，分不清是蛇群在追随我，还是我在追随蛇群。现在想来，当时若能用无人机航拍，拍出来的景象一定非常奇妙：小女孩与蛇群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在河面拼成一幅流动的剪影。

就这样走啊走啊，也不知走了多久，来到一个闸口处，我越过闸口就到了另一条河埂上，但河还是那条河，我准备继续跟着那群蛇，可眼前的河埂被密密匝匝的农作物和藤蔓封成铜墙铁壁。我想拨开带刺的枝丫，手上渗出血珠也不觉得疼。我



园门戏影 张永生 摄

试图钻过去，努力了好多次，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。我既懊恼又惋惜，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这群小家伙优哉游哉地向西游去。

这些小家伙究竟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它们排队要参加什么重要活动？我终究不得而知。但从此，放学路上或者上街买东西，我总会绕道走上那条河埂，就是想看看还能不能再有一次奇遇。

可惜自那之后，再也没有见过类似的情景。但从此我愈发对河流和水底世界格外感兴趣。后来无论去哪个地方游玩或是出差，看见有水的地方，总会想起儿时的那次奇遇，想着那天的蛇群是集体搬家？还是蛇族开会商议大事？又或是参加蛇王的婚礼？就这样，赤练蛇的故事像水草般缠满我的童年，时至今日，我依然对那天它们的去向还有着无穷无尽的想象。

而我们人类应该对所有的生命保持敬畏之心，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星球上的一员。

◆ 流年碎影

水壶往事

季勇

刚上小学时，我每天都乐呵呵地斜挎着父亲用过的军用水壶，一路上得意洋洋，好像一个兵娃娃。满满一壶温开水，虽有点重，但那抹军绿让我走起路也轻快了许多。到了学校，小心地放到抽屉里，渴了打开盖仰头喝几口，真像一个小兵训练完了补充水分。

个子长高后，水壶只能单肩挎着，可走起路来双手不方便活动，我就将它装进书包，又怕漏水，索性只在中午带到学校。空壶倒是轻巧，拿在手里来回摆动，也会挂在颈上，像摆钟一般晃来晃去，心里还数，看看多少下能走到家。可哪有那个耐心，数几下就被田间的昆虫打断，欢闹起来。什么时候玩够了才回家，根本没个准点，水壶也免不了一身脏。

我到家赶紧将水壶清洗一下，不然父亲发现后少不了一番教育。若是不小心让水壶掉了点绿漆，他非得一顿责备不可。要是碰瘪了一点，那准要保证不能有下次，不然就不给用了。我心里纳闷：不就是一个水壶吗？有那么重要吗？母亲告诉我：“你父亲当了八年兵，这水壶用了八年，复原后一直保管到现在都舍不得用，这就是你要用水壶喝水，不然谁也不给用。”我听后，心头暖暖

的，父亲处处都是为了我好。

炎炎夏日，水壶里有时会装上汽水，挎在肩上浑身都是清凉的。嘴馋时，打开盖子，一股甜味扑鼻，轻轻地倒在盖子上，一口下肚，清爽痛快。与伙伴分享时，也是一人一盖子，不许多喝，只能尝尝。若是咕咚咕咚喝上几大口，那得打好几个饱嗝才能平复那份畅快。这个扁圆的肚子，小嘴巴，一身绿装的水壶里装的汽水就是甜。

后来有了塑料水壶，伙伴们都用，我提出要换时，父亲显得不高兴，说：“这水壶可是经历过战斗演习的，又干净又耐用，好着呢！”我以大家都用塑料水壶为由不肯用，他也就默默地答应了。他将水壶里里外外清洗一遍，反复擦拭干净，好像抚摸着那一段弥足珍贵的记忆，水壶盛满了他八年的坚守和信念。他用塑料袋把水壶装好扎紧保存起来，说等冬天给我当暖脚壶，我顿时浑身暖洋洋的。

现在，父亲已七十多了，那个水壶还被父亲保存得好好的，他还问我要不要，如果要就给我了。我说暂时用不上这个，还是放在他那里保管。他还说要随时来拿。一个老式的水壶没有因为时间的变迁而改变它的初心，父亲只想用物尽其用来表达一种对过往的敬意，一份家的情怀。

◆ 生活手记

青梅酿作故园光

彭宝珠

“时雨及芒种，四野皆插秧。家家麦饭美，处处菱歌长。”在诗人陆游笔下，芒种时节处处是农忙的景象。奶奶常念叨：“芒种芒种，连收带种，可别忘了梅子也熟了。”在奶奶的日历里，芒种不仅是农事的节点，更是酿青梅酒的时节。村里流传着一句老话：“芒种煮梅，仲夏无忧。”奶奶酿的青梅酒，便成了我童年记忆里最清冽的一抹甘甜。

孩童时，村里的青梅树一挂果，奶奶就背起竹篓，领我去摘梅子。绿树成荫，鸟语花香，青梅酸得牙根发软，连鸟儿都懒得啄，奶奶却笑：“酸果子酿成的酒才甜呢！”她踮脚摘梅子，一颗颗轻轻地放进篓里，像怕碰疼了它们。我追着她跑，指甲缝被梅汁染得绿汪汪的，不过一会儿，竹篓里的梅子就堆成了小山。

回家后，奶奶将青梅倒入木盆，用井水一遍遍冲洗。她边洗边说：“青梅要洗得透亮，酒才清冽。”洗净的梅子去蒂，晾干。午后，奶奶取出一只粗陶酒坛，用开水烫过，晾干后铺上一层冰糖，再码入青梅，一层冰糖一层梅子，像叠着层层心事。她总念叨：“冰糖要铺匀，梅子要码紧，酒才入味。”翠绿的青梅躺在粗陶坛子里，裹着糖，倒像是被阳光吻过的翡翠，透着股娇憨的俏皮。最后，她缓缓倒入米酒，酒液漫过梅子，青梅的清新与酒的醇香交融，在坛中酿出一抹独特的夏韵。奶奶在坛口封上一层红布，用麻绳细细系紧，将它搁在阴凉通风处，像藏起一坛等待时光的礼物。

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流逝，青梅酒也在坛里慢慢酝酿着。闲暇时，我都会走到坛子旁，轻轻晃动它，听青梅与酒相互碰撞的声音，盼着时间走快些。奶奶见了，总笑着拍我的头：“小猴急，好酒要等岁月酿。”

为了让酒更醇厚，奶奶还会在梅雨前采些紫苏叶，晒干后揉碎，掺进酒坛。她说：“紫苏能祛暑气，这酒啊，喝的是节气，养的是身子骨。”封坛时，奶奶把红布裹得严严实实，可酒香偏像个小顽童，从布缝里溜出来，挠得我夜夜梦见青梅在酒里打滚儿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浸泡，奶奶终于要开坛试酒了。她用长柄木勺舀出一小杯，琥珀色的酒液在阳光下晃出细碎的光，青梅沉在坛底，像熟睡的婴儿蜷着身子。我凑近闻，酸香混着酒香直往鼻尖钻，忍不住抿了一口，却被呛得直咳嗽。奶奶笑着说：“这酒得小口抿，酸味过喉，甜味才上心头。”

她舀出一碗酒，兑上井水，又撒几片薄荷叶。我仰头饮下，清冽的酒液像一朵花在喉间绽开，酸甜中透着紫苏的凉意，暑气霎时消了大半。我们围坐在槐树下，奶奶分着酒，絮絮地说：“芒种酿酒，仲夏饮，酸的是日子，甜的是盼头，这酒啊，喝的是光阴的滋味。”

刚工作的那年芒种回老家，看到奶奶在摘梅，动作已不如从前利落。我伸手抢过竹篓：“奶奶，我来摘吧！”她却摆摆手：“摘梅子要拣软的，硬的不甜。”她的手指枯瘦如梅枝，却仍能精准地避开虫蛀的果子。

酿酒时，奶奶仍固执地一层冰糖一层梅子叠着，可坛口的麻绳却系不紧了。我替她缠上红布，她轻声念叨：“心要沉，酒才醇。”开坛那日，酒香依旧，奶奶却只抿了一小口，便将杯盏推向我：“你多喝点，在外头别苦了自己！”

每到芒种时节，我总会想起奶奶酿的酒。青梅酒在坛子里透着光，像封存了整个夏天的阳光。这酒里，藏着奶奶的岁月，藏着芒种的节气，更藏着一份“酸过方知甜”的智慧。就像奶奶常说的：“日子再难，心里也得酿着甜。”如今我站在异乡的梅树下，忽而懂得——奶奶的青梅酒，是赠给游子的一帖解暑良方。芒种时节若能封存一坛青梅酒，便是在光阴里种下一整年的微醺快乐与盼头。

